

魯迅先生遺著
哦嘯出版社刊

旦今亭雜文末編

274588

2 62 点

且介亭雜文末編

贈先民文庫

楊

贈

書

一九三六年一月

【跋】同勸惠友版畫選集「序目」

記蘇聯版畫展覽會

我要歸人

「讀文」復刊詞

白莽作「孩兒塔」序

雜記

寫於深夜裏

三月的租界

「出關」的「關」



(略)

一九

二一

二三

二七

三三

三七

發克譯本

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

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

曹靖華譯「蘇聯作家七人集」序

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

附 集

文人比較學

大小奇蹟

難答的問題

登錯的文章

「海上逸林」上卷序言

我的第一個師父

四四

四六

六四

六八

七一

七七

七九

八三

八三

八四

八六

RA162/10²



『海上述林』下卷序言

九六

答托洛斯基的信

九八

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

一〇三

『蘇聯版畫集』序

一〇六

半夏小集

一〇八

『這也是生活』

一一三

『立此存照』(一)

一一九

『立此存照』(二)

一二一

死

一二三

哀弔

一二〇

『立此存照』(三)

一三八

『立此存照』(四)

一四五

『立此存照』(五)

一四七

「立此存照」(六)

四九

「立此存照」(七)

五一

後記(許廣平)

五四

『凱綏·珂勒惠文版畫選集』序目

凱綏·助密特 (Käthe Schmidt) 以一八六七年七月八日生於東普魯士的區匿培克 (Königsberg)。她的外祖父是盧柏 (Julius Brand)，即那地方的自由宗教協會的創立者。父親原是候補的法官，但因為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意見，沒有補缺的希望了，這窮困的法學家便如俄國人之所說：『到民間去』，做了木匠，一直到盧柏死後，才來當這教區的首領和教師。他有四個孩子，都很用心的加以教育，然而先不知道凱綏的藝術的才能。凱綏先學的是刻銅的手藝，到一八八五年冬，這才赴她兄弟在研究文學的柏林，向斯道登·培倫 (Steffen Baro) 去學繪畫。後回故鄉，學於奈白 (Neide)，爲『厭倦』，終於回國與的哈台列克 (Hertel) 那里去學習了。

一八九一年，和她兄弟的幼年之夜卡爾·珂勒惠文 (Karl Kollwitz) 結婚，他是第一個開業的學生，於是凱綏也就在柏林的『小百姓』之間住下，這才放下繪畫，刻起版畫

來。待到孩子們長大了，又用力於雕刻。一八九八年，製成有名的『戰士』一按計六幅，取材於一八四四年的史實，是與先出的霍普德曼（Gerhart Hauptmann）的劇本同名的；一八九九年刻『格萊親』，零一年刻『斷頭臺邊的舞蹈』；零四年旅行巴黎，零四至八年成連續版畫『農民戰爭』七幅，獲盛名，受 Villafraha 獎金，得遊學於意大利。這時她和一個女友由佛羅裡薩步行而入羅馬，然而這旅行，據她自己說，對於她的藝術似乎並無大影響。一九〇九年作『失業』，一〇年作『婦人被死亡所捕』和以『死』為題材的小圖。

世界大戰起，她幾乎並無製作。一九一四年十月末，她的很年青的大兒子以義勇兵死於弗蘭登倫（Flandern）戰線上。一八年十一月，被選為普魯士藝術學院會員，這是以婦女而入選的第一個。從一九一年以來，她才彷彿從大夢初醒似的，又從事於版畫了，有名的是這一年的紀念里勃克內希（Liebknecht）的木刻和石刻，〇二至〇三年的木刻『連納畫』，後來又有三幅『無產者』，也是木刻連續畫。一九二七年為她的六十歲紀念，霍普德曼那時還是一個戰鬥的作家，給她寫簡道：『你的無聲的描線，使人心曠神怡，如

「劇慘苦的叫聲，希臘和羅馬時候都沒有聽到過的叫聲」。法國羅曼·羅蘭（Romain Rolland）則說：「凱梭·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現代德國的最偉大的詩歌，它照出窮人與平民的困苦和悲痛。這有丈夫氣概的婦人，用了陰鬱和繼續的同情，把這些收在她的眼中，她的慈母的腕裏了。這是做了犧牲的人們的沉默的聲音」。然而她在現在，卻不能激發，不能作畫，只能真的沉默的和她的兒子住在柏林了；她的兒子像那父親一樣，也是一個醫生。

在女性藝術家之中，震動了藝術界的，現代幾乎無出於凱梭·珂勒惠支之上——或者讚美，或者攻擊，或者又對攻擊給她以辯護。誠如羅曼·羅蘭（Romain Rolland）之所說：「新世紀的前幾年，她第一次展覽作品的時候，就為報章所喧傳的了。從此以來，一個說，「她是偉大的版畫家」；人就邊作無聊的不成話道：「凱梭·珂勒惠支是屬於只有一個男子的新派版畫家裏的」。別一個說：「她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家」。第三個卻道：「她是悲觀的困苦的畫手」。而第四個又以爲「是一個空想的藝術家」。

」。要之：無論人們怎樣地各以自己的感覺和思想來解釋這藝術，怎樣地從中只看見一種的意義——然而有一件事實是普遍的：人沒有忘記她。誰一聽到凱綏·珂勒惠支的名姓，就彷彿看見這藝術。這藝術是陰鬱的，雖然都在堅毅的動靜，集中於動靜的力量，這藝術是統一而單純的——非常之逼人」。

但在我們中國，介紹的還不多，我只記得在已經停刊的現代和譯文上，各曾刊印過她的一幅木刻，原畫自然更少看見；前四五年，上海曾經展覽過她的幾幅作品，但恐怕也不大有十分注意的人。她的本國所複製的作品，據我所見，以凱·珂勒惠支畫帖（Käthe Kollwitz Mappe, Herausgegeben Von Kunstwart Kunstwart-Verlag München, 1927）為最佳。但後一版便變了內容，憂鬱的多於戰鬥的了。印刷未精，而幅數較少。則有凱綏·珂勒惠支作品集。（Das Käthe Kollwitz Werk, Carl Neimann r Verlag, Dresden 1930）只要一開這集子，就知道她以深廣的慈母之愛，為一切被壓辱和損害者悲哀，抗議，憤怒，鬥爭；所取的題材大抵是困苦，飢餓，流離，疾病，死亡，然而也有呼號，掙扎，聯合和奮起。此後又出了一本新集。（Das Neue K. Kollw

itz Werk 1883) 卻更多明朗之作了。霍爾斯因 (Wilhelm Hauserstein) 批評她中期的作品，以為雖然間有鼓勵的男性的版畫，暴力的恐嚇，但在根本上，是和頗深的生活相聯繫，形式也出於頗激的糾葛的，所以那形式，是緊握着世事的形相。永田一修並取她的後來之作，以這批評為不足，他說凱綏·珂勒惠支的作品，和里培爾曼 (Max Liebermann) 不同，並非只覺為題材有趣，來畫下層世界的；她因為被周圍的悲慘生活所動，所以非畫不可，這是對於榨取人類者的無窮的『憤怒』。『她照目前的感覺，永田一修說——描寫着黑土的大衆。她不將樣式來範圍現象。時而見得悲劇，時而見得英雄化，是不免的。然而無論她怎樣陰鬱，怎樣悲哀，卻決不是非革命。她沒有忘卻變革現社會的可能。而且愈入老境，就愈脫離了悲劇的，或者英雄的，陰暗的形式。』

而且她不但為周圍的悲慘生活抗爭，對於中國也沒有像中國對於她那樣的冷淡：一九三一年一月間，六個青年作家遇害之後，全世界的進步的文藝家聯名提出抗議的時候，她也是署名的一個人。現在，用中國法計算作者的年齡，她已屆七十歲了，這一本畫的出版，雖然篇幅有限，但也可以算是為她作一個小小的紀念的罷。

選集所取，計二十一幅，以原版拓本為主，并複製一九二七年的印本畫帖以足之。以下據亞斐那留斯及第勒（Louise Diel）的解說，并略參已見，爲目錄——

(1)『自畫像』(Selbstbild)。石刻，製作年代未詳，按『作品集』所列次序，當成於一九一〇年頃；據原拓本，原大34×30CM，這是作者從許多版畫的肖像中，自己選給中國的一幅，隱然可見她的悲憫，憤怒和愁和。

(2)『窮苦』(N+)。石刻，原大15×10CM，據原版拓本，後五幅同。這是有名的『織工——梭』(Ein Weberaufstand)的第一幅，一八九八年作。前四年，霍普德曼的劇本『織匠』始開演於柏林的德國劇場，取材是一八四四年的勒列濟安(Schlesien)麻布工人的蜂起，作者也許是受着這點作品的影響的，但這可以不必深論，因為那是劇本，而這卻是圖畫。我們藉此進了一間窮苦的人家，冰冷，破爛，父親抱一個孩子，毫無方法的坐在屋角裏，母親是愁苦的，兩手支頭，看着垂危的兒子，紡車靜靜的停在她的旁邊。

(3)『死亡』(Tod)。石刻，原大28×18CM，同上的第二幅，還是冰冷的房屋

母親疲勞地睡去了，父親還是老辦法，然而站立着在沉思他的難法。桌上的燭火尚有餘光，『死』卻已經近來，伸開他骨出的手，抱住了弱小的孩子。孩子的眼睛睜得大大，在凝視我們，他要生存，他至死還在希望人有改革運命的力量。

(4)『商議』(Beratung)。石刻，原大27×17CM。同上的第三幅。接着前兩幅的沈默的忍受和苦惱之後，到這里卻現出生存競爭的景象來了。我們只在黑暗中看見一片桌面，一隻杯子和兩個人，但爲的是在商議掉掉被踐踏的運命。

(5)『織工隊』(Weberzug)。銅刻，原大32×33CM。同上的第四幅。隊伍進向吮取脂膏的工場，手裏捏着那可憐的武器，手臉都瘦損，神情也很頹唐，因為向來繼續餓着肚子。隊伍中有女人，也疲憊到不過走得動；這作者所寫的大衆裏，是大抵有女人的。她還背着孩子，卻伏在肩頭睡去了。

(6)『突擊』(Sturm)。銅刻，原大24×23CM。同上的第五幅。工場的鐵門早經鎖閉，織工們卻想用無力的平和可憐的武器，來破壞這鐵門，或者是飛進石子去。女人們在助戰，用痠軟的手，從地上挖起石塊來。孩子哭了，也許是路上隨着的那一個。

這是在大輻之中，人認為最好的輻，有時用這來證明作者的「織工」，藝術達到怎樣的高度的。

(7)『收場』(Ende)。銅刻，原大23 X 33 CM. 同上的第六和末一幅。我們到底又和織工回到他們的家裏來，織機默默的停着，旁邊躺着兩具屍體，伏着一個女人；而門口還在抬進屍體來。這是四十年代，在德國的織工的求生的結局。

(8)『格萊親』(Gretchen)。一八九九年作石刻；據畫帖，原大未詳。歌德(Goethe)的浮士德(Faust)有浮士德愛格萊親，誘引通情，有孕；她在井邊，從女友聽到鄰女被情人所棄，想到自己，於是向聖母供花禱告事。這一幅所寫的是這可憐的少女經過極狹的橋上，在水裏幻覺的看見自己的將來。她在劇本裏，後來是將她和浮士德所生的孩子投在水裏淹死，下獄了。原石已破碎。

(9)『斷頭臺邊的舞劇』(Tanz Um Die Guillotine)。一九〇一年作，銅刻；據畫帖，原大未詳。是法國大革命時候的一種情景。斷頭臺造起來了，大家圍着牠，唱着『讓我們來跳加爾瑪斯兒舞』(Marsions La Carmagnole)的歌，在跳舞。不是

一個，是爲了同樣的原因而同樣的可怕了的一羣。周圍的破屋，像積疊起來的困苦的峭壁，上面只見一塊天。狂暴的人堆的臂膊，恰如渾罪的火燄一般，照出來的只有一個陰暗。

(10) (耕夫) (Die Pflüger)。原大 31 X 40 CM. 這就是有名的歷史的連續畫「農民戰爭」(Bauerkrieg)的第一幅。畫共七幅，作於一九〇四至〇八年，都是銅刻。現在據以影印的也都是原拓本。「農民戰爭」是近代德國最大的社會改革運動之一，以一五二四年頃，起於南方，其時農民都在奴隸的狀態，被虐於貴族的封建的特權；瑪丁·路德既提倡新教，同時也傳播了自由主義的福音，農民就覺醒起來，要求廢止領主的苛例，發表宣言，還燒教堂，攻地主，擾動及於全國。然而這時路德卻反對了，以爲這種破壞的行爲，大背人道，應該加以鎮壓，諸侯們於是放手的討伐，恣行殘酷的復讐。到第二年，農民就都失敗了，境況更加悲慘，所以他們後來就稱路德爲「撒謊博士」。這里刻出來的是沒有太陽的天空之下，兩個耕夫在耕地，大約是弟兄，他們套着繩索，拉着犁頭，幾乎爬着的前進，像牛馬一般，令人彷彿看見他們的流汗，聽到他們的喘息。

後面還該有一個扶犁的婦女，那恐怕總是他們的母親了。

(11)『凌辱』(Vergewaltigt)。同上的第一幅，原大 $35 \times 53 \text{ CM}$ 。男人們的受苦還沒有激起變亂，但農婦也遭到可恥的凌辱了；她反縛兩手，躺著，下頰向天，不見腦。死了，還是昏着呢，我們不知道。只見一路的野草都被蹂躪，顯着曾經格鬥的樣子，散遠之處，卻站着可愛的小小的葵花。

(12)『磨鎌刀』(Beim Kneifen)。同上的第三幅，原大 $30 \times 33 \text{ CM}$ 。這裡就出現了飽嘗苦楚的女人；她的壯大粗糙的手，在用一塊磨石磨快大鎌刀的刀鋒，她那小小的兩眼裏，是充滿着極頂的憎惡和憤怒。

(13)『圓洞門裏的武裝』(Bewaffnung in Einem Gewölbe)。同上的第四幅，原大 $50 \times 33 \text{ CM}$ 。大家都在一個陰暗的圓洞門下武裝了起來，從狹窄的戈譚克式階級鐵梯而上，是一大眾拼死的農民。光線愈高愈少；奇特的半暗，陰森的人相。

(14)『反抗』(Losbruch)。同上的第五幅，原大 $51 \times 50 \text{ CM}$ 。誰都在草地上受命的開闢，最先是少年，喝令的卻是一個女人，從全體上洋溢著復讐的憤怒。她渾身是

力，揮手頓足，不但令人看了就生勇往直前之心，還好像天上的雲，也隨聲裂成片片。她的姿態，是所名畫中最有力量的女性的一個。也如『織工一揆』裏一樣，女性總是參加着非常的事變，而且極有力，這也就是『這有丈夫氣概的婦人』的精神。

(15)『戰場』(Schlachtfeld)。同上的第六幅，原大41X33CM。農民們打敗了，他們敵不過官兵。剩在戰場上的是什麼呢？幾乎看不清東西。只在隱約看見屍橫遍野的黑夜中，有一個婦人，用風燈照出她一隻勞作到滿是筋節的手，在觸動一個死屍的下巴。光線都集中在這一小塊上。這，恐怕正是她的兒子，這處所，恐怕正是她先前扶柩的地方，但現在流着的卻不是汗而是鮮血了。

(16)『俘虜』(Die Gefangene)。同上的第七幅，原大33X42CM。真是被捕的子弟，有赤腳的，有穿木鞋的，都是強有力的漢子，但竟也有兒童，個個反縛兩手，藉在欄圍裏。他們的運命，是可想而知的了，但各人的神氣，有已絕望的，有還是倔強和憤怒的，也有目在洗恩的，卻不見有什麼萎靡或屈服。

(17)『失業』(Arbeitslosigkeit)。九〇九年作，銅刻：據畫帖，原大44X33CM。

他現在閒空了。坐在她的牀邊，思索着——然而什麼法子也想不出。那母親和睡着的孩子們同樣，很美妙而崇高，爲作者的作品中所罕見。

(18)『婦人爲死亡所捕獲』(Frau Vom Tod Gepackt)，亦名『死和女人』(Tod Und Weib)。一九一〇年作，銅刻。據畫帖，原大未詳。『死』從她本身的陰影中出現，由背後來襲擊她，將她綁住，『剪了』；剩下弱小的孩子，無法叫回他自己的慈愛的母親。一轉眼間，對面就是兩界。『死』是世界上最出衆的拳師，死亡是現社會最動人的惡劇，而這婦人則是全作品中最偉大的一人。

(19)『母親』(Mutter Und Kind)。製作年代未詳，銅刻；據畫帖，原大19 X 13CM。在凱梭·珂勒惠支作品集中所見的百八十一幅中，可指爲快樂的不過四五幅，這就是其一。這是那留斯以爲從特地描寫着孩子的默氣的側臉，用光亮襯託出來之處，頗令人覺得有些忍俊不禁。

(20)『麵包』(Brot)。石刻，製作年代未詳，想當在歐洲大戰之後；據原拓本，原大39 X 13CM。飢餓的孩子的急切的索食，是最碎裂了做母親的心的。這裡是孩